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隆按此傳本叙王貢兩龔之屬却先歷舉古之自潔之士總提於前又歷舉當時清名之士總結於後以端云
茅坤曰史記缺此一篇班據稍及錄之然尚未詳以世主褒寵科條不著也
田汝成曰四結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者亦猶樂正襄牧仲之誤耳王慎中曰語在留侯傳此等句語用之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春秋左氏傳云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國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

于傳中則可用之於持論之中恐非所宜
黃震曰嚴君平僻學其不
忘與人為善之意則美
隆按莊周避帝諱改嚴周

袁襄曰伯夷叔齊不可尚已四皓有安儲之功子真辭王鳳之聘嚴君平隱於上而教人不忘忠孝是非徒隱者蓋隱而有德者也欲為王吉貢禹兩龔作傳而先之以倫殆擬人以倫者歟隆按自其後谷口至

也列所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師古曰嚴揚雄少時周即莊周

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

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

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

德名為幾孟康曰盡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

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虐成

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

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師古曰不為苟顯之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氏璧也諸之也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自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

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

古

此當鄭嚴兩

君傳又按此段總

結上文

林希元曰逸

游之樂一則

傷生一則虧

性故吉專以

二者諷昌邑

議論正詞語

佳如大呂黃

鐘錚錚乎有

餘韻

茅坤曰吉疏

本經術而文

章之旨與古

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承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師古曰檜風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

驅則顧念哀傷思周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

道也師古曰丘列反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者大王幸方與名音房預曾

之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

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

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

音方味反音步木反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街臣瓚曰搏促也師古馳騁不

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筆轡師古曰筆馬策音止紫反身勞辱車輿朝則冒

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區薄師古曰區與

風則偃靡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也音而充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也師古曰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

意

式以下九句

總括上文馮

以奕脆二句

林希元曰數

為法

召公事欲以

林希元曰引

助養生之法

人君進德之

之論可以為

王整曰王吉

表裏

伊訓說命相

章之旨與古

王吉

隆按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進仁義之隆
二句收結上
文下文廣夏
之下一段說
進仁義之隆
意休則僥仰
一段說全壽
命之宗意
隆按堯舜之
志結上養性
喬松之壽結
上養生

茅坤曰不欲
昌邑有他興
舉而專委大
將軍可謂有
略惜也昌邑
不察

以概為馬之長銜休則僥仰誠信以利形師古曰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非也概音其月反體也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
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臍專意積精以養神師古曰臍五臟也練
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轅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轅與臻同皇帝仁聖至今思
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二任之責加焉思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
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
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
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
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
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
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

真德秀曰王吉龔遂之事昌邑王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當加褒異以為人臣勸可也而僅得減死且被髡鉗之罰霍光於是失刑政矣隆按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結前上疏諫昌邑王案袁襄曰宣帝初政醇疵相半吉之上疏拈出得失二字得則長之失則救之甚得臣辟之義林希元曰此論識大小本末緩急之序而詞亦足以發之出入經傳漢儒惟董仲舒有此議

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為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俗

論賈誼使不
及矣宣帝任
魏相而忽王
吉豈非葉公
之好龍乎
又曰可謂至
思二句此是
一篇大旨
隆按此其本
應上未可謂
本務句
林希元曰春
秋以下言當
世之弊
唐順之曰此
膠西相之遺
言
隆按宣帝之
時法制過詳
而禮義不足
故吉之上疏
在省刑而崇
禮
林希元曰臣
願以下是教
宣帝本務然
止于述舊禮
明王制而脩
身正心正朝
廷未及焉亦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師古曰言其敝深難
久。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使男事女。夫誅於婦。逆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

有未盡者矣
隆按以上總
論以下則條
其得失之事
而一分疏
之
唐順之曰此
後世奏疏分
欽之所由起
真德秀曰吉
意以為之下
蓋史家撮其
大指如此非
本文也
黃震曰王吉
事昌邑甚得
輔弼之義上
宣帝一疏可
謂通達世務
不合即歸不
為祿仕漢儒
學識正大出
處無媿董生
而下子陽一
人而已孟堅
以次通民之
後未為知吉
四皓鄭嚴誠
通矣王陽遜
手哉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
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瑤。
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瑯瑤者刻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
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
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
耳。此義與高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
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
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
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
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
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脩。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
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
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
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

隆按吉之學識正大出處無愧皆自屬志中來故未復以去婦一事結之
隆按復以初字喚起蓋為子駿發端云茅坤曰以下叙次一時諸徒官處如譜畫
隆按自先是京兆至此本叙駿為御史大夫丞相却插入薛宣翟方進本末則以與兩人相代云

隆按傳王吉而因及子駿孫崇末復總叙其大槩以為結構此首尾照應法

漢書言言
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効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竝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曰曾參之子字華元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師古曰二子是也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諛之辭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袁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

茅坤曰以布衣疏食為奢者異其猶溺于自奉也古之俗如此而況過多金玉紈綺乎陳仁子曰禹之說誠善移其告元帝者告武帝則得而獨以告元帝恐未善唐順之曰此文質而不理袁襄曰貢禹上元帝數千言皆是崇節儉之風不可謂非君道之宜但讒佞專權乃當時大病禹獨置之不言豈德石顯之汲引歟君子重始進良有以也茅坤曰以下書疏數上並非全大班掾

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珉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桑反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絳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特據其詞旨而約言之耳

唐順之曰下

之奢侈如此

隆按此段先

言古制次言

高祖文景循

古節儉又次

言後世奢侈

繼以矯復古

化望元帝何

等節奏繁嚴

其大指總在

承哀救亂五

句上蓋承上

起下之詞

隆按論語曰

以下極論方

今奢侈却歸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

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

盛衣竹器。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音先嗣反。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

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

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園。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

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

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

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

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真同。及弃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

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

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羣臣亦

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

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

術如此。霍光不學無

術如此。霍光不學無

王維禎曰唯
陸下以下即
前所云承衰
教亂意也

隆按稱天意
手應上天不
見與逆天心
句

茅坤曰禹之
奏元帝猶及
聽從俱盛德
事

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與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本于產作產子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
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及諸陵園女亡
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
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郭皆復其田
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
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斯謀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
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謹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王者當仁不
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
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
下師古曰上下猶言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
高下謂苟順從也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
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
豆不贍短褐不完師古曰短者謂僅暨所著布長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
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
反用厚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絺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

漢書平准
卷三十二
貢禹
六
帝業山房

隆按據文義
須有總字為
要

亥上鄭要

假借而天

不許懷念

故卿人亡帝

情也

隆按此後連

曰又言又欲

又奏所謂數

言得失書數

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
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
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
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滂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隕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隕
音顛覆也。仆音赴。仆頓也。滂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
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骸骨及生身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
謂先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寡少也故親近生幾參
國政。師古曰幾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師古曰幾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
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
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
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
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
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

亦後世分歟
體格史家為
墓之若此
隆按傳稱禹
在位數言得
失及考劉向
傳恭顯曰逮
更生禹因効
更生與望之
輩坐免為庶
人則禹所以
進用皆陰附
恭顯而得之
班史隱而不
論唯於石顯
傳云顯使人
致意深自結
納因薦禹天
子正在望之
死後則班史
不滿之意已
見于他傳云
唐順之曰七
十萬人常受
其饑此晁錯
之遺說

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
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
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
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
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
曰若有萬錢為賈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少把土手足
胼胝師古曰梓拔取也把手梧之也胼併也胼胝也梓音才元反把音甫交反
又出橐稅師古曰橐音蒲巴反其字從手胼音步千反胼音竹尸反把音蒲交反
未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故民弃本逐
何者未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
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除其
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
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
師古曰繇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
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

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

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縱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

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

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

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切也操音千

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

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

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入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

士凡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

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

劉攽曰百姓者多者字隆按連用四故字起句俱承上文而言唐順之曰切中今時風俗之惡隆按察其所上故字四段

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

王維精曰樂
道正身不解
旨是此書大

隆按陛下以
下總括上文
意

隆按上總叙
禹所上書此
總叙天子從
禹所議亦是
一格
袁襄曰元帝
既納其言於
生前而又思
其言於身後
是亦可與有
為者使禹能
教以退任
賢未必不聽
惜乎所言者

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
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解。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
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東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
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
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
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已
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
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
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
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
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
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
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本禮下有然。通儒或非之。六字。語在章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竝著名節。故謂世之楚兩龔。少

皆非當世之急務也
隆按以其子為郎官了上
祿生之子案
隆按兩龔傳
分合聯絡頗
得太史公法
隆按波及寓
壽侯嘉
隆按此上合
叙此下專叙
勝

王維禎曰班
史以勝與吉
禹同傳正為
勝之能祖述
吉禹也

茅坤曰所舉
多貪殘吏位
列三公暗指
公孫祿等

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本補上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廨。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病去官左馮翊縣也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父音抗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